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 最明净的地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徐少军 王小芳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 最明亮的地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 徐少军 王小芳译

(滇)新登字 01 号

CARLOS FUENTES  
LA REGION MAS TRANSPARENTE

根据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4 年版本译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最 明 净 的 地 区**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徐少军 王小芳 译

责任编辑：郭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35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7-222-01047-5/I·269 定价：14.20 元

##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前 言

20世纪60年代声誉鹊起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是本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最具特色、最为重要，因而也最受世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它主要是以其四位代表作家的四部长篇小说，即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1963）、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游戏》（1963）和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排炮般地震惊了世界文坛，从而赢得了国际声誉的。

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拉开这场“文学爆炸”的序幕的，当首推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因为早在1958年，他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并引起了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文坛的广泛注意。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于1928年11月11日生于墨西哥城一个外交官家庭，祖籍德国。其曾祖父因受俾斯麦迫害，流亡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种植咖啡。祖父为银行家，后携全家移居墨西哥城。其父拉斐尔·富恩特斯·博

蒂盖尔为职业外交官，富恩特斯得以从小随其遍游世界各国，拓展视野，增加知识。由于家庭条件优越，自小接受良好文化教育。四岁开始学习英语，这为他日后用英文直接撰稿打下坚实的基础。稍长，便在墨西哥及拉美各国著名学校就读。

富恩特斯很小就表现出很高的写作天赋。十二三岁时，即创作短篇小说数篇，发表在国立智利学院的校刊上。1950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赴日内瓦深造，同时作为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从此开始其外交官生涯。后曾历任文化参赞、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公余从事文学活动。

1954年，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为给本国青年作家提供出版园地，创办当代作家出版社，富恩特斯应约于一月之内写出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并付梓出版。他将墨西哥民间传说和神话溶入故事情节，将变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开始引起公众注意。

1955年，富恩特斯获正式律师资格。同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提出“有益于民族的文化才会被接受为世界文化”的主张。该刊虽于1958年停办，但在文学界享有较高威望。

为谋生计，富恩特斯双管齐下，一面用西班牙文从事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一面直接用英文为美国报刊撰稿。他与人合作，还将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中篇小说《追捕》、墨西哥作家鲁尔弗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等拉丁美洲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脚本，搬上银幕。

195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明净的地区》问世，

作家一举成名。1962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出版，作家声誉倍增。许多拉美著名作家对该书十分推崇，说它写出了“墨西哥的伟大，墨西哥的戏剧，以及它的贪吝，它的纯洁，它的温柔”，是一部“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该书通过墨西哥新闻界大资本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临终回忆，叙述了他从贫苦孤儿成为革命军官，后又变为百万富翁，从投机革命到打入政界的坎坷、堕落的一生，展现了1910年革命前后墨西哥社会的风云变幻。在创作此书时，富恩特斯运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轮流交替的手法，同时还采用逆时和顺时交叉的写法，使故事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从克罗斯弥留之际回忆往事，另一条从病倒到死去，在读者之前呈现一立体画面。

富恩特斯的其他重要长篇小说还有写一个外省青年反抗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好良心》（1959）；写一个女影星和她的精神不安的儿子的关系的《神圣的区域》（1967）；通过一个墨西哥大学教授及其妻子、情妇和朋友游览乔卢拉神庙，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政治对墨西哥的影响的《换皮》（1967）；反映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罗马和墨西哥、基督和羽蛇的历史的《我们的土地》（1977）；探索墨西哥民族气质、发掘墨西哥民族渊源的《渊深源远的家族》（1980）；通过一个离家来墨西哥实现“安乐死”的美国作家的遭际，反映美墨两种文化冲突的《美国老人》（1985）；以展望未来的特殊笔法，描绘1992年发生在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的《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1987）等。此外，他还著有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1965），文学评论

集《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1969)、《两扇门户的窗子》(1970)、《墨西哥时代》(1971)、《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1976),剧本《所有的猫都是哑嗓子》(1970)、《独眼的是国王》(1974)、《月光下的兰花》(1982)等。

由于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作家曾于1967年获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1977年获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79年获墨西哥雷耶斯文学奖,1987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本书《最明净的地区》是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作家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出版时正值作家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最明净的地区”一语,出自19世纪德国著名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口。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位于纵贯全国的墨西哥高原的南端,坐落在墨西哥中南部的高原盆地上。该城虽地处亚热带,但地势较高,且三面环山,因此气候凉爽宜人,空气清新明净,四季如春。洪堡博士在考察了墨西哥盆地之后,赞叹不已,认为这是举世无双的“最明净的地区”。

可如今,这块“最明净的地区”却每下愈况。由于城市工业盲目地迅猛发展,污染极其严重。墨西哥城三面环山,是一个盆地,环境幽雅,但逐年增加的工厂所排出的废气浓烟,也因此不易四散;再加上各类汽车的废气,使城市上空常常蒙上一层灰色污浊的烟雾,“最明净的地区”徒有虚名。然而富恩特斯的意图显然并非提出一份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从而勾画一幅治理城市的蓝图。作家认为,远较环境污染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墨西哥恶浊的社会风气,是被政治投机商和达官巨贾搞得乌烟瘴气的墨西哥社会现实。富恩特斯



借用洪堡的一句名言作为小说的篇名，令读者反其意而悟之，是颇具嘲讽意味的。

这部小说，确如作者所言，是“一个城市的传记，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多少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殖民主义的掠夺，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墨西哥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变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人民痛苦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墨西哥人民殷切盼望有一天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铲除荡涤社会上一切罪恶和污泥浊水。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这股巨大力量终于迸发出来了：1910年，一场革命的烈火蔓延全国，革命的矛头直指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革命风暴过后，墨西哥确实有了些变化：革命清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部分障碍，把教育事业推向全国，社会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是，从本质上讲，1910年的这场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彻底的。它不可能、也没有把墨西哥从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一批利欲熏心的政治投机商和野心家却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成了新贵，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人民依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和实惠。

富恩特斯在他的这部小说里，正是以这样一个政治背景，气势磅礴地描绘和再现了墨西哥现代社会图景的：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震撼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出身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为尽快改变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参加了起义队伍。几经磨难，甚至一度几乎送命，他变得冷酷无情，唯利是图。随部队来到墨西哥城后，他投机取巧，靠倒卖因革命破产的家族的地皮发了大财。继而将他的

触角伸向工业和金融业，最后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家。在其事业处于巅峰时，他的股票生意受挫，很快就破了产。绝望中，他将自己的豪华住宅和不贞的妻子诺尔曼·拉腊戈蒂付之一炬，本人却躲进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家中，隐姓埋名，苦挨岁月。

这里，大银行家罗布莱斯自然是本书所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作家对之施以浓墨重彩，也不仅是因为与这个角色有联系、有瓜葛、有爱有憎的人物众多，还因为通过这个人物的发迹起家和衰败没落，通过他的投机钻营和残忍冷酷，我们可以看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更可以悟出1910年墨西哥的这场革命的软弱、不彻底以及给投机者流以可乘之机等致命缺陷。因为，只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或者说，只是“换汤不换药”，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你看，罗布莱斯出身佃农，应该说是农民起义队伍的中坚力量；但是革命胜利后，旧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却没有大的变化。罗布莱斯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紧接着便要经济上捞取好处，于是，他通过倒卖地皮等奸诈手段，一跃而成为腰缠万贯的阔佬。这是作家对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极为深刻的剖析。而且，还需指出的是，在富恩特斯笔下，罗布莱斯在如此行事时，是“理直气壮”的，他恬不知耻地自认为这一切“有益于国家”，自己是民众的“救世主”。这是作家刻画资产阶级人物寡廉鲜耻的极为高明的一笔。

除了罗布莱斯这个中心人物之外，本书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是依克斯卡·西恩富戈斯，一是诗人曼努埃尔·萨马科那。作家通过对萨马科那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阐述和完善自己对墨西哥未来命途的看法。萨马科那认为墨

西哥应致力于寻找自己已失去的、富有民族特点的精神财富，维护和保存自己的历史。对此，富恩特斯不以为然，他认为应当把继承民族传统、接受欧洲精神财富和推陈出新结合在一起。因此，墨西哥人不必向后看，而应着眼于未来；今日的墨西哥人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开创新的历史篇章，要继往开来。

西恩富戈斯这个人物很特殊。他虽然不是全书的主角，但却是本书所描写的全部历史的见证人，是联系书中各色人等的纽带。他可以超脱人类的一切限制和束缚而无处不在，也可以逾越人间的所有障碍和羁绊而四处容身，颇具半人半神的色彩。因此，可以认为，西恩富戈斯实际上是墨西哥人生活中印第安精神影响的化身。通过这个神秘或魔幻的人物，作家巧妙地向读者展示了各种人物的脸谱和身影：由一文莫名的穷光蛋而平步青云的银行家罗布莱斯，模样儿标致迷人而狂热追求金钱和男人的诺尔曼·拉腊戈蒂，以出卖灵魂为荣、暗地里拼命捞钱的工会律师利布拉多·依巴拉，忧国忧民却又迂腐保守的知识分子萨马科那以及不同阶级、各个阶层的芸芸众生。类似西恩富戈斯这样的人物，在以往的拉丁美洲小说中似乎很少见到。古巴著名作家卡彭铁尔（1904—1980）在他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1949）中塑造了黑奴蒂·诺埃尔的形象，把他的经历和感受作为联系全书前后的关键，但是作家所刻意描绘的并不是蒂·诺埃尔个人的荣辱恩怨，而是如火如荼的群众革命和民族起义。西恩富戈斯虽然也不是全书的主角，但是他出场的次数比任何一个人物都要频繁，他的活动比起蒂·诺埃尔来，也要主动、活跃、广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恩富戈斯既是作家在艺

术技巧上的一个巧妙安排，又是墨西哥民族灵魂的代表，他审视着墨西哥的历史进程，思考着墨西哥的民族危机，憧憬着墨西哥的未来。

在创作手法上，富恩特斯在《最明净的地区》一书中，大胆借鉴并运用了现代文学巨擘如乔伊斯、福克纳、劳伦斯、多斯·帕索斯等人的技巧：他运用了乔伊斯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福克纳的用现在进行时描写过去的、甚至十分遥远的事情的手法，劳伦斯的运用将来时叙事、描写的手段；至于多斯·帕索斯这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对富恩特斯的影响则最为广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富恩特斯对多斯·帕索斯所倡导的“摄影机眼”的运用。根据这种技法，作家仿佛长了一双电影摄影机般的眼睛，对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运用全景、远景、近景、特写、溶入、闪回、切入等影视手段多方位、多层次地来加以刻画和描绘，因而灵活生动，全面客观，效果真实。《最明净的地区》中出场的大小人物，大多是这种技法运用得当的成功范例。

此外，为了渲染和烘托历史氛围，富恩特斯还在小说中恰如其分地采用了相应的报纸标题、报刊摘录、流行歌曲的歌词、名人名言等真实材料，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和艺术效果。如描写1923年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潘乔·维亚罹难时，就把当时报纸的通栏标题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维亚被害／一代英雄潘乔·维亚／竟被可耻叛徒谋害！／可叹英雄潘乔·维亚／如今葬身坟墓！”还引用了广为流传的歌谣：“别了，我的小姑娘／别再为潘乔哭泣……”又引用了墨西哥著名教育家、文学家胡斯托·谢拉的一句名言：“吾魂乃为吾民言。”这句话镌刻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园的一面墙

上，至今完好无损。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材料，不仅可以使老一辈的墨西哥民众回首往事，从而缅怀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还可令年轻一代对父辈英雄生出无限崇敬。

不难看出，在富恩特斯的全部文学创作生涯中，《最明净的地区》是他最初的成功尝试，小说既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也显现了他的雄厚功底。难怪当代著名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读了本书之后，深深地被小说的全景式描写、抒情的文笔以及发人深省的思索所折服<sup>①</sup>。这表明，多诺索所看到的，是一颗将要在拉美乃至世界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的璀璨的文学之星，而后来的事实果真证实了别具慧眼的多诺索的预言。

当然，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由于不太熟悉拉丁美洲的历史，或许会对富恩特斯所列举的一大批墨西哥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人物感到陌生，甚至产生厌烦情绪，然而作家认为这是他们重温历史的必要手段。我认为，客随主便，人家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历史博物馆，或是瞻仰他们的先烈陵园，对扩大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准，更新我们的观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林一安

1990年11月17日于北京

---

<sup>①</sup> 参见何塞·多诺索：《我所经历的“文学爆炸”》，第38页，阿根廷南美出版社，1984年版。

## 人 物 表

### 德奥万多

- 弗朗西斯科·德奥万多 大庄园主，革命后迁居国外  
劳伦萨·德奥万多 弗朗西斯科之妻  
华金·德奥万多 弗朗西斯科之子  
费尔南达·德奥万多 华金之妻  
本哈明·德奥万多 华金之子  
卢卡斯·德奥万多 堂弗朗西斯科之侄  
安赫利卡·德奥万多 卢卡斯之妻  
平比内拉·德奥万多 卢卡斯之女，1951年同罗德里戈·波拉结婚

### 萨马科那

- 阿古斯丁·萨马科那神父 莫莱利亚的神父  
安娜·玛丽亚·萨马科那 乌鲁阿帕附近的一个小庄园的女主人  
埃内斯蒂娜·萨马科那 神父的长女  
费利佩·萨马科那上尉 神父的长子，曾是韦尔塔手下的军

官，后又是卡兰萨的军官

梅塞德斯·萨马科那 神父的二女儿  
曼努埃拉·萨马科那 神父的三女儿  
曼努埃尔·萨马科那 梅塞德斯唯一的儿子

### 波 拉

赫瓦西奥·波拉 1910年革命时的军官  
罗森达·波拉 赫瓦西奥之妻  
罗德里戈·波拉 赫瓦西奥之子，诺尔曼的未婚夫，平比内拉的丈夫

### 资产阶级人物

费德里克·罗布莱斯 德奥万多庄园的农民之子，革命战士，外国公司的律师、顾问，银行家，先同诺尔曼结婚，后同奥特西娅结婚

诺尔曼·拉腊戈蒂·德罗布莱斯 其元配

罗贝托·雷古莱斯 金融家

西尔维娅·雷古莱斯 罗贝托之妻

贝提纳·雷古莱斯 罗贝托之女

海梅·塞瓦略斯 年轻律师，贝提纳的未婚夫

胡安·费利佩·科托 投机商

堂赫纳罗·阿里亚加 银行家，投机商

### 追 随 者

胡尼奥 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

皮奇 哲学系学生

博勃·古铁雷斯 食利者，晚会组织者

佩德罗·卡塞奥克斯 马球运动员，西尔维娅·雷古莱斯的  
情夫

夏洛特·加西亚 晚会主持人

拉里 画家的模特儿，诗人的缪斯，博勃的情妇

古斯 同性恋者

古基塔 专事寻觅有家产的人的女子

格罗里亚·巴尔塞塔 一外交官之妻

帕科·德尔金托 当地模仿海明威手法的作家

胡列特

奇乔 获利者

洛皮托斯 政客的秘密

## 外 国 人

班帕亲王 自诩为贵族的意大利厨师

达尔多·莫拉托 阿根廷作家，曾任奥坎波的秘书和博尔赫  
斯作品清样的校对者

纳塔莎 曾是彼得堡、巴黎和柏林的夜总会的女歌手，曾首  
次演唱库特·魏尔的歌曲

阿斯帕古科利伯爵夫人 德国一小贵族夫人

莱米尼伯爵 原名托马斯·舒瓦茨 得克萨斯的冒险家，  
靠墨西哥的硫磺发了财

法比奥·米罗斯 南美想象派诗人，聂鲁达崛起后他开始走  
下坡路

索皮·艾因沃斯 美国一条洗涤剂生产线的继承人



平达 塞尔维亚的贵族，在马赛被刺的亚历山大国王的表弟  
西蒙·埃弗拉因 叙利亚—黎巴嫩人，电影制片人

### 知识分子

埃斯特维斯 在墨西哥介绍海德格尔的人  
贝尔纳多·苏普拉托斯 艺术爱好者，曾写过几首诗  
洛佩斯·威尔逊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路易斯·皮内达 讽刺文学杂志出版商，后任墨西哥驻波尔  
图领事  
巴勃罗·贝雷阿 诗人，后为高级官员  
赫苏斯·德奥尔莫斯 诗人、记者  
拉蒙·弗里亚斯 诗人，后任大使  
豪尔赫·泰列 诗人，人类学家  
罗贝托·拉德依拉 诗人，1939年自杀  
托马斯·梅迪亚纳 诗人，1950年暴死  
奇诺·塔博阿达 电影、戏剧导演

### 民

格拉迪斯·加西亚 夜总会的记卡员  
胡安·莫拉莱斯 出租汽车司机  
罗莎·莫拉莱斯 胡安之妻  
贝贝，胡安，豪尔赫 胡安之子  
皮奥金托 巡道员  
马格达莱纳 巡道员之妻  
非德里奥 巡道员之子，咖啡馆的服务员  
加夫列尔 巡道员之子，工人，偷渡苦工